

第一章 溫泉遇美男

一車四馬在白雲寺前停了下來，四名武衛翻身下馬，將馬車護在了中間。

蘭音先下了馬車，在雪地裡站穩了，這才小心翼翼地把自家姑娘給扶了下來。

臘月寒天的，香客便少了，寺外顯得極為平和幽靜，只餘一尊尊的菩薩石像立在雪中，不見人煙。

白時瓊搭著蘭音的手下了馬車，她披著淺粉鑲著白色狐狸毛邊斗篷，襯得她眉如墨畫、容顏雪玉，顯得嬌俏可人。

她抬眸望著依山而建的白雲寺，那高聳的寺牆、黃牆飛檐的寶殿、莊嚴的寺門，很是尊敬推崇地道：「不愧是大齊第一寺，果然規模宏大。」

說著，她嘴角輕勾，含了一抹笑意，一副摩拳擦掌、躍躍欲試的模樣。

如荼跟在後頭下了馬車，語氣頗有幾分無奈，「一大清早出門，大老遠的過來，姑娘就這麼開心呀？」

白時瓊眉眼帶了三分笑，「能來白雲寺請願，與佛結緣，自然開心。」

如荼翻了翻白眼，什麼與佛結緣？分明是來與齋菜結緣的。

打從姑娘聽說了白雲寺的齋菜是天下一等一的齋菜之後，整個人就坐不住了，但白雲寺位於京郊的奇峰山上，一日往返不說不可能，就算可能，走夜路也很危險。身為侯府姑娘，要找理由出門兩天挺難的，好不容易，姑娘才找到祈求侯府平安這個由頭，這才得到了侯爺、夫人的首肯。一得了準話便心急火燎地讓她們收拾過夜衣物，天剛濛濛亮就催促出發，叫人很是無言。

她想，侯爺和夫人肯定也知道姑娘的小心思，是刻意睜隻眼閉隻眼罷了，反正姑娘只是想吃齋菜，他們也沒有理由不成全。

於是，在這大冷天裡，除了她和蘭音，侯爺還派了四名武衛隨行，一行人風風火火地出發，幸得路上都沒下雪，才能順利地來到半山腰上的白雲寺。

她和蘭音都是家生子，自小伺候姑娘，她記得姑娘原先一點兒都不注重吃，還經常沒胃口，也吃得少，但去年姑娘染了怪病，足足病了一個月，幾乎要死去，好不容易才從閻羅王手中把命給撿回來，自那時開始，姑娘就轉性了，變得……呃，貪吃。

不錯，就是貪吃。

說姑娘變得比較活潑、愛笑，這些都還是其次，最顯著的改變是姑娘對吃極為重視，才在吃早膳便會問午膳吃什麼，用了午膳會問下午點心是什麼，點心才吃完便在問晚膳的菜單，還對吃食有源源不絕的想法，經常有想吃的讓廚房做。

姑娘雖然對廚下的事一竅不通，倒是說得一口好菜，常常對府裡的廚子指點江山，什麼魚要燒什麼醬，什麼季節的蟹最肥，春筍就要蒸豬肉等等，不知情的人會以為姑娘的廚藝有多了不得，殊不知姑娘只是會講罷了，若真叫姑娘下廚，恐怕連火怎麼起都不知道。

總之，姑娘變了，不過她們也漸漸習慣姑娘的改變，認為她這樣的改變是好事，以前姑娘總是病懨懨的弱不禁風，自從胃口好了，臉上也跟著紅潤起來，氣色也不同了。

更重要的是，姑娘不再那麼孤僻和一板一眼，經常會跟她們說笑，只要有機會上街就不會留在府裡，而上街的目的是什麼？自然是找好吃的了。

「外頭冷，姑娘先進去吧。」蘭音說道。

此時已近黃昏，寺裡一片暖光，這時節香客不多，可給他們一行人安排幾間廂房還是行的，何況他們雖然沒有自報家門，但看起來就是京城裡的勛貴人家，又添了許多香油錢，寺方更是樂於接待。

一行人進了寺中，小沙彌先領著白時瓌主僕去給佛祖上香，而後才領著她們去西院禪房。

入了禪房，白時瓌便有些迫不及待地問：「小師父，晚膳什麼時候吃啊？」

小沙彌雙掌合十道：「施主聽到鐘聲，便是用晚膳的時間。」

白時瓌眼神示意如茶進行賄賂，她淺淺笑道：「我們一路過來都沒吃東西，現在都餓得不得了，到時勞煩小師父第一個給我們送膳食可行？」

如荼趁機塞了一粒金豆子過去，小沙彌第一時間有些惶恐，但定了定神之後他收下了。

「我佛慈悲，施主跋涉而來，誠心可鑑，自然不能讓施主餓肚子，小僧定然第一個給施主送膳。」

小沙彌一走，如荼就撇嘴道：「就是這樣，奴婢才不敢給住持報上家門，要是讓人知道咱們宜安侯府的姑娘是個貪吃的，侯府的臉面要往哪裡擱？」

白時瓌很嚴肅的挺起胸膛，正色道：「如荼，妳要知道，天大地大，吃飯最大，什麼都不能耽誤了吃飯。什麼都是浮雲，只有吃飯是真的。」

如荼抽了抽嘴角，哼哼說道：「姑娘這些話千萬不可讓夫人聽到，不然夫人可要厥過去了，夫人為了您的親事可是日日發愁，若您再被貼上貪吃的標籤，到時候要怎麼說親？」

白時瓌唉了一聲，滿不在乎地道：「說不成親事更好，我想永遠留在府裡陪伴爹娘，不要嫁人。」

她是來自現代的靈魂，十分害怕盲婚啞嫁，且嫁人之後就要為夫家傳宗接代，讓她一想到就頭皮發麻。

聽到主子這番說詞，蘭音被嚇得變了臉色，「我的好姑娘，這話才真真正正的不能讓人聽到，我朝沒有獨身這條律法，子女不婚，父母有罪，男子三十不婚要送和尚廟，女子三十不婚要送尼姑庵。」

白時瓌訕訕地道：「妳別急，我知道，我只是說說罷了，況且這裡只有咱們，沒有別人，想來妳們也不會傳出去的。」

原主原來是有一樁親事的，忠勇伯府的嫡次子，可那人三年前騎馬摔死了，在這封建時代，原主就被扣上了一頂不祥和剋夫的大帽子，到如今十七了，還沒人上門說親。

宜安侯夫人為此操碎了心，沒有門戶相當的高門子弟主動上門提親，又不想把捧在手心的寶貝女兒低嫁，原主的親事就成了個大難題。

原主本身擅長藥膳，在京城也算小有名氣的貴女，可因為性格內向使然，人緣並

不好，所以有不少人在看好戲，等著她進尼姑庵。

一年前，原來就身子挺虛弱的原主染了風寒，就此病死了，她穿越而來，成了宜安侯府的二姑娘，如今也適應了古代生活，只是現代人的想法還會時不時的冒出來，比方說，單身又如何？單身快樂，單身無罪，但要在這裡暢談這些想法是萬萬行不通的。

雖然說她不願盲婚啞嫁，可要她當尼姑也是萬萬不肯的，不是每間庵堂的齋菜都像白雲寺一樣知名，她這麼愛吃的人，當尼姑肯定要愁死了。

那麼，嫁人也不是，不嫁人也不是的她該如何是好？眼下只能拖一天算一天，期待一個讓她不討厭，甚至能喜歡上的真命天子出現，兩情相悅之下，即便她覺得沒有滿二十歲就嫁人太誇張了，但只要人對了，她也是能接受的。

白時瓌盼星星盼月亮，總算盼到寺裡的鐘聲敲響了，她歡呼一聲，從榻上坐了起來。

不一會兒，小沙彌果然送膳來，白時瓌很大方地又給了小沙彌一粒金豆子，朝他眨了眨眼睛，兩人心照不宣，表示明天的膳食也有勞他第一時間送過來。

這一日的晚膳，白時瓌得償所願的吃到了白雲寺的齋菜，像現代定食的概念，一個托盤裡有六道齋菜，玄米飯裡放了板栗，每一口晶瑩的米飯都有米香和荷葉香，一道簡單的青豆冬筍都做的有滋有味，燜黃豆燴芥菜更是她從未品嚐過的美味，雖然沒有肉，但道道鮮美，白時瓌吃得很是心滿意足，簡單洗漱後便沉沉睡去了。翌日，大雪封山，他們被困在了寺裡，哪兒都不能去，自然也不能按照原訂計劃回京。

蘭音望著窗外紛落的大雪蹙眉道：「今日若沒回去，侯爺和夫人不知道會有多擔心。」

白時瓌坐在火盆邊的暖榻上，姿態安然地道：「既來之則安之，妳們也別愁眉苦臉了，想必京城也下了大雪，爹娘自然明白咱們暫時回不去。」

如荼眉心也打了死結，她蹙眉道：「姑娘說得真是輕鬆，若是京城沒下雪呢？侯爺、侯爺夫人會以為咱們路上遇到什麼事了。」

姑娘還有個很大改變便是過度樂觀，什麼都先往好的地方想，什麼事都認為船到橋頭自然直，這當然比以前姑娘一點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耿耿於懷來的好，可是也不能都不未雨綢繆啊！比方她們被困在山裡，假如大雪連下十天，被困十天呢？那該如何是好？

白時瓌一笑置之，「雪勢不是咱們能掌握的，眼下急也無用，倒不如想想今天的早膳吃什麼，若是像昨晚的菜色那就太好了。」

白時瓌笑咪咪的等著，鐘聲一響她便正襟危坐，不多時就見小沙彌送來她期待的早膳。

今天的早膳依舊沒讓她失望，她腦中甚至興起一個念頭，能天天吃到如此美味，被困個幾天又何妨？這樣的機會千載難逢，她要祈禱雪下的大一點才是。

可惜了，天不從人願，下午雪轉小了，但積雪一時間是不會化的，現在上路反而危險，小沙彌來送下午的點心時順道傳話，住持要每個人都先別離開，好確保人身安全。

白時瓊很大方，又賞了跑腿的小沙彌一顆金豆子。

她品嚐著下午點心豌豆黃年糕，尋常可見的點心，卻做得很是細緻醇厚，色澤金黃，甜度剛好，香煎更是有滋有味。

由於味道太好，她還把蘭音沒吃完的也給吃了，配上一盞熱茶，說有多滿足就有多少滿足。

如此又過了一日，白時瓊讓美味齋菜餵養著，身心靈都得到了滿足，只是她的滿足沒有帶給她的丫鬟們。

蘭音、如荼因為擔心雪會下個不停，讓他們困守山中，始終輾轉反側，難以成眠，直到半夜才沉沉睡去。

隔日，白時瓊一覺醒來，發現外頭已經停雪了，她輕手輕腳地起來洗漱更衣，半點沒吵醒蘭音和如荼，悄悄地開門出去了。

她想去看一看寺裡的廚房在哪裡，那些美味佳餚又是怎麼做出來的，若能親眼看看，說不定能回去讓府裡的廚子試著做。

只是白時瓊很快就迷路了，走著走著，不但沒尋到大廚房，反而莫名其妙地到了後山，連怎麼回去她也沒頭緒了，正當她一個頭兩個大時，正巧遇到了平時給她送飯的小沙彌。

小沙彌見到她也很是驚詫，「施主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遇到你太好了！」白時瓊差點喜極而泣，「小師父救命呀，我想逛逛卻迷了路……」

還沒說完，她的目光就被小沙彌手捧的木碗給吸引了，那木碗裡有個她沒見過的果品，似橙似桃又似梨，粉嫩色澤看起來鮮甜多汁，聞著還有百香果的芳香，讓向來愛食果子的她很是眼饞。

小沙彌順著她的目光落到自己手中的木碗，他咳了一聲，道：「施主，這是本寺『自己人』才吃得到的仙果，此果果香濃郁，別處沒有，只在每月十五，每人會分到一個。」

他刻意強調了「自己人」那三個字，所以未入佛門是吃不到的。

「仙果？」白時瓊聞所未聞，當下有些激動地問：「這仙果樹在哪兒啊？小師父能帶我去看一看嗎？若是結實累累的，肯定美極了！」

「呃……其實小僧也未曾見過仙果樹，只有師父知道在哪兒，只有師父能摘得。」如此神祕，讓白時瓊更想品嚐了，可她又不能奪人之果，若是向他買，又貌似褻瀆了這神聖的仙果……

白時瓊兩難間，小沙彌躊躇了一下也開口了，「小僧見施主是愛好美食的人，便將此果送給施主吧，請施主還千萬不要讓別人看到，更不可讓寺裡師兄弟看到，

自己隱密的吃掉吧。」

白時瓊接過那仙果，一瞬間內心感動極了，「小師父真是好眼力，怎麼知道我愛吃美食的？」

小沙彌雙掌合十，徐徐說道：「因為在所有的香客之中，就只有施主餐餐將所有的膳食全部食完，連一丁點殘渣都沒有餘下，每次見到小僧送膳時都會眼睛發亮，因此小僧推斷施主與小僧是同道中人。」

白時瓊恍然大悟，「原來小師父也是吃貨啊！」

小沙彌沒想到她說話這麼直白，有點臉紅地承認，「嗯。」

難得遇到知音，白時瓊靈光一現，笑吟吟地問：「莫非小師父拿到的金豆子是要去買吃食？」

「這點小心思，倒叫施主識破了。」小沙彌有些不好意思的撓撓頭，「每三個月有一次輪流下山採買的機會，城裡有幾間點心鋪的素點心做得極好，我攢了錢，一次買多點，這樣每樣都能吃到。」

「既然這樣……」白時瓊大方地解下錢袋塞到小沙彌手裡，「收著吧小師父，咱們是同道中人，別跟我客氣，到時想吃什麼就買什麼，人生在世，吃為最大！」小沙彌被這番話觸動了心裡的開關，眼裡泛著動容，有些激動地道：「施主說得太好了，小僧也是這麼想的！入了佛門又如何？入了佛門也是能追求美食的，不瞞施主，小僧就是為了寺裡的齋菜才入了佛門，如此一來便天天都能吃到美味的齋菜了。」

有道是知音難尋，白時瓊頻頻點頭，「原來如此！小師父的精神太令人感佩了，這點我望塵莫及，若我能有小師父此等決心，肯定能嚐遍天下美食，人生一遭，不留遺憾！」

厲采琛很懷疑自己究竟聽到了什麼？這兩個人，到底要多沒出息才講得出這番荒謬之言來，彷彿吃遍天下美食是多遠大的志向，是多宏偉的志願似的。

天然的石壁之外靜了下來，那兩個人似乎走了，雖然他們與溫泉池子有段距離，但他是習武之人，耳力過人，將他們的對話聽得一清二楚，而此時，四周只餘小雪落下的細微聲響，他緩緩閉起眼假寐。

可不一會兒又傳來腳步聲，有人匆匆朝石壁小跑步而來，當他警覺升高，感到不妙時，便聽到有人進來了。

他睜開眼，兩人四目相交，對方整個人驚跳了起來。

「對、對不住。」白時瓊立即轉過身去，「我不知道這裡有人！」

適才小沙彌領著她要回禪房，她懷裡揣著仙果，打算回房再迅速吃掉，不巧卻遇到三名僧人迎面而來，兩人作賊心虛，嚇得立即分開，她不敢回頭，慌不擇路地就往山裡走，那小沙彌則與她背道而馳，往反方向快步離開。

有鑑於路上可能會再遇到寺裡的僧人，她便打算把仙果吃掉再找回禪房的路，於是她見這邊有一片山石屏障便轉身走了進來，想要速戰速決的吃掉仙果，不想卻

在煙霧繚繞、霧氣嫋嫋的池中看到一名光著膀子的男子！

那人修長的手臂擋在池沿，正闔眸靜坐，烏黑的長髮披在肩頭，一半落在池裡，他斜眉入鬚、鼻如懸膽，俊美中帶著剛毅，他五官如琢、顏色殊麗，俊美至極……在她看傻眼的同時，厲采琛已察覺到動靜，他睜開了眼眸，黑亮的眸子瞬也不瞬的盯著她。

白時瓌沒想到他會睜開眼睛，眼裡閃過一絲慌張，兩人眼神對到之際，她心跳更是差點停了。

哎喲，這男人的氣場太強大了，她連忙道歉邊轉過身去，非禮勿視啊！

厲采琛不緊不慢，聲音低沉地道：「現在知道了，還不快走？」

白時瓌垂著眸子，心跳得飛快，「是、是，我馬上走！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就在她要走時，揣在懷裡的仙果竟滾了出去，還好巧不巧地滾到了池邊，雖然知道很失禮，可是她真的不想失去品嚐仙果的唯一機會，如果就這麼放棄了，她會覺得很對不起很對不起自己，對於一個吃貨來說，這是必要的堅持……

幾經掙扎，她開了口，硬著頭皮問道：「不、不好意思，我、我能過去撿嗎？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聞言，厲采琛瞇起了眸子。

一個姑娘家是要多貪吃，才會在這種情況下還想著要撿那果子？

白時瓌嚥了口口水，道：「我保證絕對不會偷看你，我撿了果子便走……」

聽見這話，厲采琛慵懶地看著她，輕挑眉頭，真心有些好奇了，「妳不吃會如何？」

白時瓌潤了潤唇，「會……會很遺憾，畢生的遺憾。」

厲采琛心裡好笑，面上半點不顯，他慢悠悠地道：「看來妳的人生過得太順遂了，這點小事都能成為遺憾。」

白時瓌態度很好，乖乖的聽完訓，大氣也不敢喘，輕聲問道：「那……我能撿嗎？」

厲采琛懶洋洋地說：「撿了就快走。」

一聽他鬆了口，白時瓌頓時也鬆了口氣，「多謝！」

她半遮著眼睛，大約摸對了方向，彎身過去，幾經摸索，終於摸到了仙果。

她將仙果重新揣進懷裡，吁了口氣，正要走時，外頭卻傳來腳步聲，她身子猛的一抖，慌張之下，本能地看向了厲采琛，驚愕得直眨眼睛。

「現在怎麼辦？」白時瓌進退兩難，「我現在能走嗎？」

「不是說不會偷看？」厲采琛深幽的眸子睨向她，敢情這丫頭是好吃又膽小，居然嚇成了這樣，彷彿快魂飛魄散。

「哦哦，我一時忘了，對不住！」白時瓌連忙閉上眼睛，可外頭的腳步聲越來越近，好像已經在石壁外了。

果然，一個聲音低沉響起，「爺，屬下聽到似乎有聲響，要屬下進去嗎？」

白時瓌兩腿發軟，吞了吞口水，她閉著眼睛拚命對厲采琛搖頭。

不能讓人進來，現在已經不是仙果被發現的問題，是孤男寡女獨處的問題，而且他還光著半身，被人看見還得了？

照這個朝代的規矩，一旦被人撞見她就要嫁給這個男人了！

「無事。」厲采琛淡淡瞟了她一眼，對外頭的人吩咐道：「下去吧。」

「是！」

擎楓退下之後，厲采琛瞇眸看著白時瓌那滑稽的樣子，緊張到雙唇直哆嗦，可見確實是個膽小的，穿戴不差，應該是勛貴人家的小姐，但這樣貪吃實在罕見。他人在溫泉池是白雲寺上下都知道的事，即便沒人看守也不會有人敢靠近冒犯，就獨獨眼前這吃貨闖了進來，理由還是為了偷吃果子，若不是他耳尖聽到了她與小沙彌的對話，再加上她這慌張的樣子不像做假，說是有心人使出的計謀，想要把此女嫁給他他也不意外。

厲采琛神色稍緩，「妳可以走了。」

白時瓌緊張得喉嚨乾澀，手心裡全是汗。

現在吃不吃掉仙果已經不那麼重要了，她比較怕會被迫嫁給陌生男人，她的心臟可承受不起等一下又有人過來。

她把頭低得不能再低，匆匆施了個禮，磕磕巴巴地找回自己的聲音，「多謝公子，也打擾公子了，我這就走！」

厲采琛見她像一陣風似的，話一說完便匆匆離開，沒再多找理由停留，心裡的不快這才稍稍沖淡了些，若是她再來個跌跤，或者好死不死的跌到池裡，又或者是再次出現在他眼前，那他就不會這麼輕易放過她了。